

军事新闻特辑

新華新聞特輯

第九十期

美國新聞處東南分處編

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原子彈改變了世界

擊敗日本的戰略

滿洲——戰畧要地。農林富源

軍用地圖的進步

克服軍運困難與擊敗日本

供應品從天上來

關於管制日本的盟國軍政府

塞班島實行民主

美國管制德國的軍政府

德境美國軍政府近況

德國準備第三次大戰的陰謀

西班牙的地下軍

超級堡壘開路機和勇士們

記朝鮮海峽的空襲

空中勇士殉職

麥克阿瑟將軍

凡欲刊登或傳本稿者須由交與當地政府或中地政府查閱後之發給之證無則時用刊至；任責之檢審局

原子彈改變世界



詹姆斯·萊斯敦(J. J. Reson)

原子彈已經完成了較比日本提出投降更為衆多的結果。除掉日本投降的事實之外，更重要的是，華盛頓開始理解勝利問題的繁複與重大，無論是在國內，抑或是在海外。

在這種恐怖的光芒一萬哩之外的美國人士，不僅從它看到了日本的命運，而且也從它閃射出美國的將來。在原子彈還未整個影響蒸汽時代的我們的政治經濟以前，在我們正熱烈辯難着全權時代的時候，原子時代的陰影，却突然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戰爭重起之時，我們了解了過去多少代來，戰事結束情況之壞，然而，今天戰爭結束了，也在同時，我們竟立時見到了廣大的工業革命與社會革命。在勝利到來的一剎那間，人們的驚異甚至還遠勝於他們的歡樂。

他們驚異些什麼呢？是的，他們正在考慮着長時期來，他們所承襲的多少事物。以今天還屬新鮮，明天將是可能的事物為基礎，他們正為舊觀念舊偏見而驚訝；過去證明是對的，今天却證明是一些舊的真理。

他們對「大洋免疫性」(按指因大洋之隔，美國可避免戰爭之直接威脅——譯者)的無稽之談，正表示出懷疑。對於那些國家權利，勞工權利，經營權利，農民權利的這種舊理論，在原子時代中的應用，正開始了動搖。

他們都漠然地放棄着勝利的直接責任，放棄着每日的佔領，放棄着太平洋上十二個可能是二十個由美英控制的島嶼，放棄美國方面的意見，決定什麼船隻得以通過達達尼爾海峽；誰控制多瑙河，又是什麼可以什麼又是不得通過基爾海峽，和由誰來統治波蘭等等的問題。

有些人完全受未知的形式所困憊了，有些人又為原子動力的挑戰而激動。在電氣時代，我們尚且未能使人充分就業。在未來的動力世紀中，人們能被充分的僱傭嗎？就是在目前，還沒有原子動力時，我們已經能够少用一萬二千人而生產一九二〇年所能生產的同等的物資，今後要增加如其大的動力時，我們能調整我們的頭腦和我們的定則嗎？

在今大有了原子彈，而還沒有為共同接受的國際法以前，充滿着偏見恐懼和自私的民族欲求的人們，能共處一地相安無事嗎？……

有思想有遠見的人們，已經開始不用古老的政治範疇作為思想的規範，而是看到了更廣大的世界。他們已經開始不以便宜行事，而是以存在為念了，是這樣顯著而重大的變遷！

有幾個直接的問題絕對確定而不移的。首先應該決定駐歐洲、日本以及日屬島嶼佔領部隊的範圍，其次應該決定我們(指美國)打算保持的常備陸軍和海軍的範圍，祇有這些已經完成，規模廣大的遣散問題才能有秩序地與有效地着手。

參加國際組織的美方部隊規模，應即將有所諮商，並應即得國會的批准，作為準備美方批准舊金山憲章幾種必要步驟之一。

此外廣大的且可以想像的步驟，當在使戰事生產恢復平時生產，應用這種方法，轉移我們的經濟力量，以刺激盡可能的最高就業水準。

在龐大的戰時工業轉變為平時工業的工作正在完成時，必需將大批失業業者移轉到平時工業中去。此外，也應與其他工業國家簽訂最慎密的協定，俾使聯合國之間，在總復員的期間，不斤斤爭奪原料與市場。

同樣，在防止主要的供應品以及戰敗國家無受劇烈破壞的地區的競賽，也宜事先善為計劃，假如聯合國並不企圖統治幾百萬名新從陷區歸來的飢饉的人民的話，這也是美國的初步權益所在。

蘇聯，英國，以及承平以後的義大利，日本的屬領，朝鮮以及魯爾區，目前正處於最急迫的狀態，在政治領域上，一切戰後政策中廣大的問題，正待處理。

除掉這些迫人的問題之外，眼前就有一些時間性較長，且是基本的問題存在着。其中就有兩個就是臨時插入的問題，在過去幾大內，為搖曳不定的事實所推翻。

第一個問題是：原子彈對於世界安全機構有些什麼影響呢？一星期以前，美國一般的意見，都認為世界政治的現實情況，能依據舊金山憲章產生的國際機構，已在迫使大小國家一體遵守國際法，因此不可能再產生較比它更進步的機構了。

今天，許多美國人却以為，雖然目前的政治，經濟，科學各方面現實情況依然存在，但是原子彈的確逼迫我們創造，或至少逼迫我們去做比較以往僅僅創制世界法律的事務更深遠的工作。其次，美國，英國和加拿大，雖祇控制着少量的原子彈，但無疑地，它會得強化三國的外交陣容，使欲建立的世界可得依據他們的原則。可是首先，他們必須共同決定他們所需要組織的世界是怎樣的世界，以及要到什麼時候，他們才能撤棄過去的思想，而送到軍事上政治上的更密切的諒解。

總之，戰爭的結束，現正開始。我們已為自由而戰，自由也終得勝利，此後我們也將為我們自己的未來而工作。然而我們已並非為業經逝去的舊世界，而是為我們幾經戰時放驗，而亦將再經受和平放驗的新世界而工作了。

(夢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紐約時報)

擊敗日本的本日戰略

★美國新聞處八月十五日紐約電★

紐約時報軍事記者鮑爾溫今日撰文稱：

「太平洋上勝利的戰略，恰如擊敗德國的戰略一般，主要是建基於美國的工業實力。」

「日本是被世界從未見過的最大海軍所壓倒的，它是被藍霧日本上空的千架飛機所壓倒的，它是不惜耗費所裝備的地上部隊，被震撼軍事科學的新武器——原子彈所壓倒的。」

「太平洋戰爭的戰略，是放在戰爭中從船塢和工廠中與日俱增的，幾乎無可比擬的生產量，所改變了的。」

「珍珠港事變爆發，我們主要的實力，立即被用之於對德作戰，似乎太平洋上戰略攻勢的全部實現，須待之於對德戰爭結束之後。」

「美軍又似乎無法同時在兩洋支持對兩個大國進行大規模的攻勢。這種想法，尤其是在我方海軍在珍珠港受創，與德國艦艇在大海上正大事阻撓之時為然。一般人都以為，商人佔領了馬來作為屏障之後，對珍珠港更造成了阻撓。」

「中途島阿留申羣島瓜達康納爾島的決定性的戰役，轉捩了整個戰局之後，事情就愈來愈顯明明白，美國工業的巨大生產量，已逐漸使我們修正我們先前的結論。」

「海軍戰略家反應到太平洋上特別『不服氣的戰鬥』，他們要求儘速在太平洋上發動攻勢。」

滿洲——戰畧要地、農礦富源

★美國新聞處八月十三日舊金山電★

日本從中國剽竊以去的滿洲。是世界偉大的穀倉，礦產的寶庫。以前，這地方被稱為「東三省」，包括中國東北的三省，即黑龍江、吉林、和遼寧。

它位於朝鮮，中國本部，蒙古和蘇聯之間，佔地五十餘萬方英里，（較法國和西班牙兩國的領土還大），人口四千三百餘萬，其中百分之九十三是漢人。

蘇聯與滿洲邊境綫，全長達一千九百英里，東與烏蘇里江，北與黑龍江，西北與阿爾賈河相交。西面與內外蒙古和河北省相接。南面則是遼東灣。黃海和長城。

就法律上說，滿洲是中國的一部。但在遠古以前，中國人將它當作化外之區，那裏居住着野蠻人。幾世紀前，中國人爲了防止他們的侵入，築長城以資自衛。

滿洲的百分之二十八的土地，是一望平原。這是那裏的農業中心。

★一葉興替史

以滿洲的戰略地位，偉大的農產和礦產，使它常受強鄰的覬覦。就在二十世紀內，日本和沙皇時代的舊俄，都曾在滿洲獲得據點。一八九五年。日本在中日之戰勝利以後，強迫割讓遼東半島和大連，旅順港。當時沙俄得法德的後援，迫日本將半島歸還中國；但到翌年，沙俄就取得橫貫滿洲的鐵道建築權。

此後，俄國就建造了中東鐵道，使中央西伯利亞，和俄國太平洋海港海參威相接；又完成了南滿鐵道，使中東鐵路和大連、旅順港相連。

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取得南滿鐵路的一切利權，和沙俄在遼東半島的一切利權。

一九三一年，日本在滿洲投資十萬萬餘元，發展大連港，開發南滿煤礦。同時，日本進行阻撓年輕的中華民國的統一。東京曾經有一個時期支持滿洲的軍閥張作霖，維持滿洲的獨立性統治。

後來，多證明了張要反抗時，日本人又謀殺了他。他的兒子張學良承繼他的父業。後來張承認滿洲屬於中華民國的政權時，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又挑起著名的「事變」，這段事變做了日本侵佔整個滿洲的藉口。

當國聯委員會譴責日本行動的時候，日本却退出國聯，但却依然要保持控制國聯委任給他統治的太平洋島嶼。其時，東京就在滿洲扶植起偽滿洲國，還加入了熱河省。日本人將從前的溥儀改名康德，充作偽滿的皇帝，設首都於中滿的長春，將長春更名叫做「新京」。

★豐富的資源

滿洲所產的基本原料，有煤、鉄、油頁岩、金等。肥沃的土地，出產大量的大豆、小麥、粟、高粱等。大麻、花生、烟草、大米、鴉片以及棉花也有出產。

鋼鉄的生產大都集中在鞍山的昭和鋼鉄廠，以及本溪湖鋼鉄廠，兩者都受政府的管制。油頁

岩產在同一地方，據云每年可產一百萬桶以上。

東京還不斷地爲適應戰略要求而敷設支綫和副綫，以增強中東路和南滿洲路，而且與朝鮮和滿洲興起的工業中相連接。

★滿洲的主要城市

滿洲的重鎮瀋陽（奉天），距海參威西南四百七十五航空里。它是滿洲的戰略和經濟中心，位於黑龍江與大連間，南北鐵路的交叉點。自滿洲至朝鮮的鐵道，行經瀋陽城的東南，瀋陽入口一百餘萬，是一農產中心，附近有煤礦及鍊鋼廠。

滿洲主要的港口，是靠近遼東半島南端的大連港。大連有深水港，得破冰船之助，全冬可以暢通無阻。全城有人口五十萬人，是遼東最大加煤站之一，也是最重要儲油站之一。

哈爾濱是滿洲第二大城，位於中滿洲，松花江流經其地，東北距瀋陽二百二十英里，西北距海參威二百五十英里。

長春（新京）南滿是鐵路與其他鐵路重要的聯絡站，日本關東總部的所在地，再加以是偽滿的首都。一九四〇年，新京人口約五十萬人，

安東，位於滿洲的東南角，是一重要海港，距黃海二十哩位，於鴨綠江口，渡江就是朝鮮國境，自瀋陽至安東鐵道，與朝鮮鐵道幹綫相連，可與日本主要出口港釜山相接。

軍用地圖的進步

據美國陸軍地圖供應處主任馬斯特上校報告，應用於這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地圖，比較以往任何一次戰爭爲多。當諾曼第登陸時，每一個兵平均需要一百三十方尺的地圖，這麼多的地圖，相當於汽油站上道路交通圖的五十倍。單就諾曼第一役而言，一共製造了三千一百種不同的地圖七千萬張，全體重達三千四百八十噸之巨。

馬斯特上校說：「我們每一支部隊都需要特製的地圖，跳傘部隊必需供給他們以夜明地圖，使他們在黑夜中無需用燈火觀看，因爲燈光可以引起敵人的注意。我們的西捷部隊需要的地圖，應該能表示海水深淺，高山地位，特殊岸灘，例如低潮地泥濘岸灘的位置。」

這些都是馬斯特上校應科學服務處處長華生，戴維斯之邀，作「科學的進步」一題的廣播演講中所提出的報告，馬斯特上校繼續說「最有趣的，恐怕是海空營救袋裏用的手帕地圖，地圖印在特製的手帕上，不怕鹽水的侵蝕和太陽的猛晒。」

戴維斯指出，這種手帕地圖恐怕救了不少被迫降落海上人員的性命。

在北非戰役中，爲了抵抗隆美爾的德軍，英國魏非爾將軍有一張沙漠中砂丘運動的預測圖，以研究某個季節裏砂丘可能的位置。我們在北極地區服役的部隊也有一種地圖，圖上標明着那一個巖洞可以隱藏身體。軍需官用的地圖，有一種是標明服裝需要的，使他一看便知道世界上每一個地方每個月應該運去多少服裝。

美國陸軍用的地圖，它的紙質可以適應赤道，沙漠，北極，以及高空的各種環境，據馬斯特上校說，你在同一個地方摺了三千五百四十次，它也不一定會壞。

馬斯特上校說，地圖部在試驗地圖質料的時候，「先將它和污穢的衣服，一同交給士兵洗衣房一洗，然後拿來涼乾，再將它弄濕，鋪在地上，讓大家在那紙上走一天，這時紙上一定滿佈泥濘，油脂，於是就將它泡到汽油裏。地圖部選取的紙質，對於上面這種試驗大半毫不在乎。」

試驗地圖紙質的工程師發現地圖祇有一項抵抗不了的損害，馬斯特上校演說的結尾說：「地圖是很容易燃燒的。」

（可汗譯）



克服軍運困難與擊敗日本

四

據美國新聞總處電稱，雖然盟國仍有軍運上的諸大問題待決，可是日本則已陷于完全崩潰。這個問題本來和遠東的距離問題，同樣重大。太平洋作戰區域，廣達一千二百餘萬方公哩——等於澳大利亞洲之四倍。美國主要各地提供的裝備與部隊，所須經過的航程，長及六千餘哩，其他許多物品，也要遠渡到達印度，緬甸與中國的太平洋的漫長航路。不過這些軍運難題，在歐洲戰場上，已被克服。

美國海軍部長福勒斯特爾氏於去年五月十九日聲稱：「單就海軍作戰一項而言，需要九萬多單位的岸設備，其中包括三百個先頭的據點。一切都要從新建設。」按各地據點所需要的人員，已達一百萬人。運輸一個裝甲師團的裝備，就需要美國十五艘的自由輪。軍運問題之重大，於此可見。在一九四五年中期，美國於太平洋方面共有三大軍團。在同年初期，共有四千餘艘的商船——較之一九四一年多出四倍以上。琉球之役，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美軍登陸好幾個月以前，登陸計劃，已在進行中。負責供應的方面所供應的對象，好比整個的澳大利亞洲那樣廣大，然後把全部供應品由船運航行六千哩的太平洋。這些商船，都是由許多美國海口徵調來擔任軍運的。當琉球開戰時候，徵調商船已有一萬四千隻了。我們不但要運輸供應物品，並有也要保護航綫。日軍屢次想破壞牠，可是終不得逞。美國飛機在不斷地監視着，美國陸軍及潛艇，也在慎重地警戒着。自一九四一年以來，甚至在美國參戰以前，美國供應品，早已通行無阻。這一點，日本人該是知道得十分詳細了吧！

供應品從天來

（華盛頓七月廿四日電）美森林跳躍運輸機隊（Jungle Skippers）司令華生少校今日在軍事部記者招待會席上宣稱：據彼所經驗者而言，由新幾內亞作戰起，至菲律賓止，歷時卅一個月，歷程五千英里。

森林跳躍運輸機隊在官方編號是三一七，為第五航空隊的一部分，這航空隊現正在西爾太平洋作戰，它的司令是懷特海德（W. H. T. Head）將軍。

三一七運輸機隊在呂宋戰事上頗著功績，由本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半年期間，它們向在呂宋島上打仗的麥克阿瑟部隊，投下了四百五十萬磅

的車械，火藥，藥物與裝配等，據美第六軍官員估計：若運送與上面等量的供應，須用一萬七千人，因為島上的路不宜於用汽車運輸，祇好用人背負。

這支運輸機還負有一種任務，就是供給巴乃，尼格羅，保侯爾與民答那峨各島上的游擊隊，替他們由空中運送分配的口糧，裝配，血漿，以及其他必需的藥品。

本年初期，在柯里幾多島作戰，美軍先用廣泛的軟化攻勢，對付堅守據點的敵軍，那時候三一七空運隊送下來傘兵隊作最後的掃蕩，起初是海軍砲轟擊，飛機爆炸，繼續不絕，直至傘兵隊降落前一分鐘方纔停止。

這空運隊並未備有武裝，有時並不需要護衛的戰鬥機，每一架空運機有機員五人。

關於管制日本的盟國軍政府

下面這幾段文章，是從一封信札裏摘錄出來的，原信本來不打算發表，信中所討論的問題，與美國最高法院院長史東氏所討論的極有關係，所以我們在徵求原作者同意後，在此摘要發表，至于作者的姓名，只好代為保守秘密。

諸位先生，我是為日本軍政府受訓的軍官之一，所以我抱着很大的興趣，來閱讀貴刊專欄作家派西非加斯關於遠東方面的評論。我現在特別是指那以諷刺的方式提起國務院的杜曼氏的那篇文章而言。我們中間有幾個遇見過杜曼，以及聽過他講話的人，無不贊同派西非加斯的意見；不知道你們是否注意到楊格氏所著「日本內幕」一書中，對於杜曼的種種諷刺，這些諷刺，誠可證明貴刊所發表的意見是正確的。

我們有些人現在漸漸地更覺得我們這種訓練的趨勢，頗為微妙。這種訓練過于短視，太重軍事機宜之計，對於政治問題，似乎極端偏向。例如我們時常聽說財閥——許多大實業家結合而成的反對派——這是我們的摯友，他們一向是反對軍人，我們將來做軍事行政官員時，一定會發現經由他們來管制日本經濟，是十分得策的。像布魯區和杜文曼，都極力地提出那種觀點。

坦白地講，我個人就不附和他們；我有很多的理由不這樣做，為假手于財閥，而且委以權力，便等于剛巧中了他們為我們所妥密布置了的一個陷阱，如果我們真墮其計，很可能再發生一次太平洋戰爭。這一個不痛快的念頭，財閥當于各種「事機」以經濟上的援助，剛剛在一九三六年，少壯軍人兵變以前，曾經通知所有比較大一點財閥的家庭離開東京，這件事實可以表示財閥與軍人間的結合。

太平洋學會所建議的，將日本的主要實業家，一律認為戰爭罪犯一節，還未正式向我們提及。實際上該學會在溫泉開會時，所有的決定，都不會正式討論過。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主張當日本思想比較自由的各黨派，去尋找政治領袖人才。我們所聽見的話，他們認為所有的財閥都是反軍主義的，多少是親美的，而且總是這樣的。

美新紐約八月二日電——羅勃馬丁在八月十日之紐約時報之專欄中撰稱：當漢勃倫氏在上星期就任塞班島中之五個村落底村長時，該島之凱摩羅族和凱羅里尼族居民之民主政府雖還在實驗的階段但已進步到計劃以外的階段了。

馬丁氏續稱：「漢勃倫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在某德國學校中受過教育。氏能說英語，德語，西班牙語，日語，凱摩羅語和迦哥語。」

有三百名有資格選舉的投票人中，有一千三百名曾於七月四日秘密投票選舉二十一位候選人；其中以漢勃倫氏得票六百七十張而獲選村長。

塞班島的居民既無立法權亦無司法權。但設立在各村落之周遭之民選的地方行政的機構則有權可以向美國海軍當局提出修改規程並可請求發給建築房屋的物資，較多的食物的配額；或較佳的衛生設備。

塞班島實行民主指導下

責。

村長是村民與美國海軍之間底中間人。他增強那些軍政府所制定的規程祇實施並負有效的治安之責。

在美國海軍的保護之下，塞班島居民現在已能控制他們底經濟生活。大約有五千左右的島民為美國人所僱，他們的薪水每天是八角五分美金，並供給食宿醫藥衣服。島民製造羊毛物品，皮帶，玩具，絨鞋等等。他們將這些製品與美國人每日達四千元。美國人設立學校以供四千兒童就學。在學校中並教授英文。食物和醫藥的協取亦供給給全島的平民。所有輸入品全經過合作社照成本與居民。這些久被漠視，貧苦無告的人民現在使用着他們的民主權利，而所獲得的進展一定是可拭目以侍的。

（敦譯）

美國管制德國的軍政府

三月三十一日，盟國大軍越渡萊茵河，艾森豪威爾將軍總部電台向德國人民廣播，德國政府「已在其所控制的廣大土地上停止施行統治權。」其時盟軍在德國內地最初的軍事佔領工作就是這樣開始了。

在美國軍事佔領的德國區域中所設計的計劃，已經從無線電中向德國人民宣佈，盟軍在德國所建立軍政府的目標，是摧毀納粹的制度和解除軍國主義的侵略武裝。

德境美軍佔領區的軍政府係由克萊中將代表艾森豪威爾元帥負責處理民政事務，克萊中將是前美國戰時動員及復原局的戰時計劃處副處長，他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人物，特別對於軍用品和民用品生產之間，都能互相照顧到。

在德國佔領區中，在行政上可能引起有關軍事和人民的各種問題，將都由在克萊中將的監督下和訓練下的熟練助手們小心謹慎去處理。軍政府的工作人員，包括從前的外交人員，會議員，市長，銀行家，教師和經濟學家，所有的這些人物都是農業，公共衛生，保安，金融及社會福利事業的專家，所有這些人物不是已經精通，就是已經學過德國的語言，地理，及風俗習慣。

早在一九四二年，美國陸軍部就在維吉尼亞大學設立了一個軍政府的訓練班，計劃訓練將來在德國，以及其它敵國——組織軍政府的人材，現在為這種目的所設的訓練班已經擴展到其它六個大學中，被挑選進入這個訓練班的人，都要讀國際法，地方政府，歷史與經濟，準備負責在佔領國家處理各種行政事務。

在設立這個軍政府人員訓練班一年以後，陸軍部又設立一個民政訓練班，這個民政訓練班的作用，不僅是為了組織德國軍政府，並且也要處理解放區域的民政問題，盟軍在一九四四年和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捷克斯拉夫和挪威，成立了一種協定，以調整這些區域裏的民政，直到解放政府完全建立政權為止。

盟國軍政府於德國的管制，比起盟國軍政府於義大利和西西里的管制，將更加完善，更加嚴格，時間也更加長久。

在義大利投降以後，因為接受了義大利成為共同參戰國家之一，盟國軍政府在義大利後方區域的監督權，就漸漸鬆弛起來，但是在德國的盟國軍政府，將是唯一存在的政府。

盟國軍政府從開始時到戰鬥結束的時候，中間並沒有巨大的分界綫，當美國軍隊進入德國以後，盟國軍政府的行政人員在指定的區域中和前綫的部隊開始組織軍事管制，當戰鬥結束時，也要進行工作。

軍政府的三項辦法

軍政府有三項辦法和步驟，第一，在戰鬥以前，或是在戰鬥中，有許多通告與訓令從廣播裏通告給人民，第二，在佔領以後，立即公佈緊急的訓令，使人民立即被管制，第三，在嚴格的軍事監督下，使它逐漸回復為正常的政府。

在德國的盟國軍政府，處理許多民政事務上，總是把軍事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上去考慮，軍事管理的作用，並不僅是討好德國人民，或是使他們更加舒適，並且還要強迫實行各種規則和秩序，軍政府不僅考慮到維持戰敗德國人民的生活，或是恢復它們的城市，食物的供給和公國事業

的復興，也是當辦的工作，因為它們可以預防飢餓維持秩序。

去年十二月間，盟國遠征軍總部曾經將軍事實制德國領土德國人民廣播，這個聲明的重點在說明軍政府主要的目標是肅清德國的納粹主義，在正義與平等的法律基礎上，重建德國。

有一個文告中曾經指出，德國人民不能期待軍政府給它們準備食物或武裝，他們應利用他們自己的生活資源，不久以前盟國遠征總部，曾有一個聲明，號召德國的農民，繼續從事必需的農場工作，以避免飢餓的到來，因為納粹失敗以後，德國已不能從它的鄰邦掠奪食糧。

盟國遠征軍總部的文告，說明軍政府是根據一定的法律，由平民來執行，只有這樣才能使德國人民，從納粹的統治下的腐敗，貪慾，欺詐，和殘暴的狀況下解放出來。

德國人民第一個責任，就是保持和平和秩序，以及繼續每日工作，當納粹的系統，從德國的司法制度裏完全被清除以後，德國的法庭，在盟國軍政府的監督下，將重行恢復工作，這以德國通常法律的德國人，將在德國法庭受審判。德國的司法官將要舉行一個宣誓的儀式，保證他的執行法律裁判的工作是基於正義和平等，不論被審者屬於任何一種的宗教信仰，種族，和政治黨派，它們的判決，還要經過軍政府的檢查核證。

德境美國政府近况

(美新處華盛頓八月三日電)美國陸軍部本日發表德境內美國軍政府情形之報告，內容略如次述：雖然軍事行動載定的初期，德方不無對美反抗的跡象，但目前此種情形，已經消除。目前該地並無嚴重紛亂之事件。因新近成立之非納粹政府，已具有自信與力量，故美佔領區內之人民，對美軍政府，均表敬慕。為求此種政府適合地方要求計，所有在佔領初期臨時委派之官吏，其有不孚眾望者，悉經重新委派，以順輿情。彼等正努力使地方行政不至有納粹人物及其環境之影響。德國公安當局，亦已能維持良好之公共秩序，軍政府法庭，自佔領開始後，其機構單位，已減少三分之一，所審案件，多屬次要。該報告繼續稱，德國人民糧食問題，相當嚴重，願德國人民均信古人政革係堅主彼等必須取得糧食供應。利用德國軍隊，可以局部解決勞力恐慌之問題。雖然難民大批移動，使管理發生困難，惟兒童健康狀況，頗有進步。在大治集中營，曾發見有四千人患霍亂。此外難民中所患嚴重之疾病，則有肺病與性病，其廣泛之流行性，將誘發歐洲其他各國今後公共衛生上之嚴重問題；據報尚有腸胃疾病、赤痢、白喉，及猩紅熱等病，報告中特別提及因汽車零件之缺乏，使交通大感困難之情形。德軍在作戰時及投降前復破壞橋樑，河道及鐵路。致根煤兩項生活最低必需品之分配與運輸，亦備感棘手，益陷人民於極種之痛苦。十六歲至六十五歲之男子與十五歲至五十歲之婦女，均經登記，以備勞動服役之用。某種產品，例如鹼性肥料以及殺虫劑，業經開始製造，重工業之產品，則僅供軍事上之需要。美國佔領區內，並無煤產，交通與勞力，又兩感缺乏，用煤或將予以限制云云。

在另外的一個

文告中，對於一切屬於德國人民的建築物，紀念碑，文件及具有文化，藝術，或古或歷史價值的物品與建築，均不得加以毀壞，德國從任同盟國家中，所掠奪或毀壞的藝術，科學或歷史的文物，都必須由德人賠償或修復。

盟國軍政府在教育領域裏的政策，必須須德國教育系統中，根絕一切納粹主義和德國軍國主義的思想，德國的教師必需消除對於任何軍國主義的崇拜，或企圖復活納粹主義的教義，或是含有敵意及激動任何聯合國家的思想。(美辛譯)

西班牙的地下軍

在波茨坦會議的議程中間，西班牙問題傳說也被列入討論。西班牙是目前歐洲僅存的法西斯附庸，本文紹介西班牙民主的武裝力量及其政治組織，材料頗詳而且確切，很可作研究西班牙問題之一助。——編者

在西班牙的安陽底下，佛朗哥將軍的部隊正在西北部阿斯杜里亞省的官都奧維多進行檢閱禮，樂隊奏着激昂的長笛音樂，上千的士兵們應着儀仗會的名集來到這裏。那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佛朗哥將軍到西班牙六和國叛變的七週年紀念。當樂隊奏着德國頌歌迴過檢閱台的時候，台上的德國領事館的官員們都立正致敬。長笛音樂員們高聲歡呼，舉手行納粹式的長槍致敬禮。

站在檢閱台的旁邊，有一個游擊隊員，他們是被派到奧維多去的，去刺探佛朗哥將軍的軍隊和警察是否確實出席大會。假如佛朗哥將軍的警察警惕一些，他們很可能認得出這些礦工，設想他們是裝那——游擊隊領袖——的偵探。裝那高六英尺四寸，登一雙草鞋，領導着西班牙境內最強大最有效果的游擊隊。

正當長笛聲在奧維多作樂的時候，裝那和他的弟兄們，下了奧斯杜里亞山，包圍了離奧維多二十五哩的勃拉維亞鎮。他們打開了監獄，釋放了所有反佛朗哥的政治犯。他們在附近地方搜集了各種的卡車和四輪車子，從兵工廠裏搬走了所有的槍枝，子彈和砲彈。

在奧維多多的慶祝禮是立即結束了。士兵們立即受命趕往勃拉維亞鎮去。但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裝那已經走了，政治犯是已經走了，全鎮二百一十四個居民也已離走了——他們都已參加了游擊隊。

裝那是十六歲西班牙最顯赫的游擊隊領袖，奧斯杜里亞斯州佛朗哥軍隊的領袖。每一次佛朗哥將軍捉拿裝那時，裝那也總賞捉拿佛朗哥：「獎金一比索大（西班牙幣），生死俱可，死者尤佳。」他指揮這一萬二千個游擊隊員。他們多數是從前的礦工，他們對爆炸的技能感到驕傲，他們而且射擊得很正確。

礦工們都憎恨佛朗哥在西班牙的作為，因為他曾經率領礦工人，破壞了他們一九三四年的大罷工。成百名毫無武裝的礦工們被擊斃了，此後，其餘的礦工們永遠不會忘記這種仇恨。但是他們並非單獨憎恨佛朗哥。許多民主派的士兵們。於一九二九年失之之後，就合成小股避入山區。開頭的兩年，都是運行的細胞活動，以十八為一小組，到車站和儲藏庫，進行小規模的突襲。希特勒蹂躪歐陸的長時期內，他們的行動像是完全無望的，但是他們從未放棄。

首先，他們的人數逐漸增加了；當佛朗哥將軍制航而漸形孤立，就有超過多的西班牙人逐漸出來，參加了游擊隊伍。因為西班牙是在叛亂之中。因為佛朗哥將軍將西班牙的經濟完全依賴於德國的要求，民變就到處蔓延。

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死於飢餓與疾病的西班牙人民比歐洲任何一國為多。它的死亡率是全歐之冠。雖然自一九三九年以後，西班牙以無戰爭，但這並沒有阻止復興和修造的破壞。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工人們每天收入十二個到十四個比索大，而獎賞一打雞蛋就得化十八個比索大。

大多數的新工廠都是德國人開辦的，因為德國人實際上佔領了西班牙，雖然這種事實，未見文字的記載。甚至當德國瀕於崩潰的時候，西班牙仍在被佔領之中。在西班牙四千八百多家公司裏面，有九百八十七家完全受德國資本所操縱，估計大約有二千多聘請德國人做事。

近在去年夏入，德國最大的化學托拉斯，法蘭本公司（I.G. Farben），就在瑪德里新設了四家化學廠。此外，去年一年之內，在科陀巴附近創辦了煉油廠，在塞坦特爾建立了鍊鋼廠。德國的鋼鐵托拉斯和紡織托拉斯操縱了西班牙的軍火廠，紡織廠，以及礦場。

游擊隊深悉這種情況，因此他們用盡力量，防止在西班牙生產的銅、煤、砲彈、大砲、坦克、飛機引擎，送達希特勒的軍隊。他們挖掘鐵道，破壞橋樑，在德國人主辦的工廠發動怠工，並且偷運武器裝備民軍，以準備大日子的到來。

在加斯塔拉省，他們的領袖是一個短小的學者型的人物，名叫安琴尼羅（意即機器師）。不管他過去怎樣沒有人知道他過去幹些什麼——他是西班牙游擊隊最有成效的領袖之一。從一九三九年以來，他就一直在圭他拉馬山活動。

當他需要接濟的時候，他就應用舊時西班牙游擊隊襲擊拿破崙破命的典型的慣技，取得了接濟。去年有過一次，安琴尼羅和他的一班弟兄，穿了工人裝，徒步走進了瑪德里城，竟路來到了一所大藥庫。堆棧裏的衛兵一下子被解除了武裝，（他們無需大費氣力，其中有一個衛兵，還告訴了他們儲藏庫的所在）。安琴尼羅和他的弟兄們用公司的卡車裝了三車藥品，開回游擊總部去了。用同樣的方法，他們從瑪德里是最大的工廠，取得了衣服。

盟軍登陸北非之後，接濟有五千游擊隊，與佛朗哥部隊經過了一場苦戰，將馬拉格城佔領了四十八小時，當時他們希望美軍會在那兒登陸。幫助他們解放西班牙。最後他們看並無希望，才撤離了馬拉格。

當我們在讀到打擊佛朗哥的成功人民運動的時候（並非僅以軍事專政來代替佛朗哥），不可忘記，除掉希臘的一部分和南斯拉夫之外，歐洲其他地方的解放，不是單靠地下運動戰士的努力。他們能够執行有效的怠工，襲擊兵工廠，爆炸橋樑，但是在盟軍攻入給以直接援助之前，他們自無法擊敗配備現代武器的敵軍。

在法國境內的西班牙強大部隊，自可以擔任攻入的部隊。西班牙民主分子，自一九三九年失敗之後，就有五十多萬避難法國。有許多散布於全球，估計留在國外的當還有三十五萬人，其中五萬人參加了法國游擊隊，解放法國。事實上，由於他們受過軍事訓練，他們形成了法國南部法國內地軍的核心，在人數上超過法國人，為三與一之比。他們幫助解放了馬賽，柏平雲，波爾多。在攻取巴黎市政廳時，第一個犧牲的就是西班牙人。還有許多的西班牙人駕駛了法國勒克將軍式坦克——他們給坦克取了圭他拉耶拉，勃魯內特，瑪德里等之名字——通過解放了的巴黎的通衢。

指導西班牙地下運動的團體是西班牙全國最高議會。它是由反佛朗哥團體的代表組成的，其中包括了右翼的天主教黨，左翼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共產黨。中間黨派包括左右翼社會主義者。民主黨，以及加泰隆那民族主義者。最高議會底下已經設立了許多地方議會和省議會，估計這種地方議會，現在已達九百餘處。

近年來，西班牙國內政治最重要的事實是，一九四三年天主教黨和天主教農民黨聯盟的歸附。前者代表中層的天主教集團，後者則代表多數農民利益。農民在西班牙是最貧困而且也是最大的民衆。這些集團的戰鬥，過去都支持過佛朗哥，相信他的「為基督教義攻擊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宣傳。他們目前的地位，加以巴斯克天主教徒的擁護，完全肯定了佛朗哥的號召，西班牙的天主教徒——除了少數有力的世襲的教堂司事之外——並不站在他的這邊。

最高議會的政綱包括以下諸點：切斷與德國政治、經濟、的紐帶，解放新聞自由與宗教信仰自由；重建西班牙經濟基礎；組設憲法會議，制定西班牙自由憲章；此種憲章得經由人民自由民主的普選的議會所批准。

西班牙民主份子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久（開始於一九三六年），他們堅信，這個時候，自由再不會遠了。他們對外國夢想在西班牙建立的各樣的專制制度，已經感到痛苦而厭倦了。

目前，還有好幾位民主領袖流亡海外，他們對西班牙的未來，還無能得出一點憧憬。西班牙共和國的最後一任總統索格林，本來可能是一個西班牙的希望，因為他單獨地可能團結所有的黨派。但的確是這樣，沒有一個民主領袖，可以不與最高議會取得協議而平和地獲得統治的。假如這種協議還未取得，而佛朗哥已由其種種不換藥的政府所替代，而得不到最高議會的擁護的話，那末，縱使已為飢餓，疲困所苦的西班牙人民不願意內戰，他們也不得不進行內戰。他們緊記着成千在瑪德里保衛戰中死去的他們兄弟們的誓言，「將瑪德里變成法西斯的墳墓」，他們已經準備再度為這句詩的實現而死亡！

（節譯自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柯利爾雜誌）

揭發德國大企業家

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謀

參議員院西佛吉尼亞州議員吉爾果 (Harley M. Kilgore) 氏本日聲稱：「按現在尚未查明出處之某項秘密文件謂，去年八月間，德國工業家即擬定在預期之失敗後，重新工業化與重新武裝德國之計劃。」

吉爾果先生新從歐洲旅途歸來，吉氏係以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戰時動員小組委員會主席之資格赴歐，回來後對新聞界發表對於此項秘密文件分析如次。

「他們——那些德國人，假裝中立的業務人員，假裝沒有政治主張而都早已孕育了種種計劃準備征服全世界之第三次大戰。」

吉爾果先生又宣佈說：「將行召集之小組委員會開始先行作一個禮拜的聽取報告，六月二十五日開始討論德國侵略之經濟基礎，明天巴路支先生 (Bernard M. Baruch) 將出席全部委員會論證同一個題目。」

吉爾果先生把他的委員會從歐洲獲得之文件抄錄下來。文件中包括德國克虜伯 (Krupp) 工廠，戰後軍備工作計劃的一個報告，埃森 (Essen) 工業經濟家與納粹政府關係的一張說明書，還有德國工業家于一九四四年八月秘密會議，討論戰敗後德國軍事再起問題的紀錄。

「這種文件」，他說，「示明了因為德國軍隊之潰敗與納粹黨的聲名狼藉，德國的加送爾們——(Cart Lists) 便企圖與他們的合作共謀者分離。」

參議員的說明書中說：「德國工業家會議，都是德國主要工業，如克虜伯兵工廠，米氏飛機廠，萊茵五金廠，布辛公司，德國車輛工廠的代表參加的。該會議由希德博士 (Drescheld) 主持，他的話常被引用，他告訴出席人員說：德國工業家必須認識現在的戰爭，是已經失敗了，他們應當準備戰後的

的商業戰爭。」

報告書中說，「希德博士又告訴他們說：『他們應該與外國公司單獨而不引起懷疑的締結合同與同盟，並且爲了在戰後向外國借貸大量款項，在財政的水平面上，也要打下基礎工作。』」

希德博士曾在過去最有用之打進美國的一種方法說明一件事實，即不生鏽的鋼的專利權，是紐約化學建設公司，與德國克虜伯工廠共有的，而且美國鍊鋼公司，如加尼基 (Carnegie)，依利諾斯 (Illinois)，美國鋼與金屬綫廠與國立鐵管廠等等，將因此在此義務上與德國克虜伯公司合作。」

聲明書中說：「他又舉出尼斯 (Neiss) 公司，李斯 (Leiss) 公司，漢堡通美國航綫公司，這些公司對於德國海外利益保護上，在過去特別有效，並且他把這些公司在紐約的地址，在會場上寫給那些出席會議的工業家們。」

聲明書中又說：「在這次會議之後，跟着又開了個較小一點的會議，出席代表只包含三個德國公司，在這個會中，關於德國戰敗後重整軍備的計劃，弄得更進一步的祕密了。」

(譯自六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

超級堡壘、開路機和勇士們

★……………美·瓊斯 (George Jones)

在全部世界中，從來沒有一次戰爭像太平洋戰爭在這樣空闊的海面上無數渺小島嶼中打的。在地理上說，既沒有別的海洋有太平洋這麼大，所以在戰爭史上，亦從沒有別的戰爭可與此次的戰爭相提並論。

有許多要從歐洲赴太平洋戰場的士兵，必然能發現：在那裏的戰爭乃是一種新而奇怪的軍事冒險，與他前次在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德國，義大利各國的都會和鄉村中所得的經驗可說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在歐洲戰場上，他們穿着暖厚的冬季服裝，時時留神，看是否有德國步槍的流彈會使他們受傷，在太平洋戰場上，所有在熱帶作戰的美國步兵，晚間全都深藏在戰壕裏面，準備隨時抵抗侵入我方陣地的持大刀衝殺的瘋狂兵。

當太平洋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時，我們的敵人仍是一個極端瘋狂者，隱而剛愎，雖自殺亦所不恤，他藏匿在特別掘成的山洞或避彈洞裏面，身邊堆滿各種爆炸物，拒絕投降，一味死守，否則他就瘋狂地高呼「萬歲」，出來衝鋒——他明知沒有什麼希望，但情願讓我們把他打死。這樣一個敵人是不容易被打敗的，可是三年半之內，他已經被打得向後退了好幾千哩，差不多退到他本土的邊緣上了。

★……………
將來歷史對這致使日本帝國潰亡的退却原因加以分析時，必然會發現兩個決定性的因素（一）美國的海軍和陸軍人員對於在這廣大得奇妙的戰場上作戰的戰略需要，比日本士兵更為明白。（二）美國的海軍空軍從一開始便建立了亦保持了素質的優越。

太平洋方面的戰爭，主要的工作是調配供應品和把適當的海空軍壓力使用在各戰略地點。從琉球嶼到東京的距離是七百五十哩。從琉球嶼到舊金山則有五千哩。從這一個簡明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太平洋上的漫長距離，可以大大幫助一位為某次攻勢畫策的陸軍或海軍上將，但亦可以致他失敗毀滅。

我們必須把對敵人作戰所需的兵員和物資經過很長的航程預先運到某些指定地點，海軍和空軍必須盡力保持那條交通綫的開放，不使敵人封鎖。這一步驟完成後，我們便可以選擇一些有用的島嶼作進攻目標，並對其他島嶼實行封鎖使它們不能互相照顧，把成千成萬的日本軍隊，留在我們繞過的島嶼上，落在我們的後方坐困孤島，眼巴巴望着我們向前推進。這就是所謂「越島戰術」。

現在用文章寫出「越島戰爭」，好像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但三年以前，匆促集合在瓜達康納爾島上避彈洞中的人們全競相問訊，「倘若我們在這次戰爭中必須這麼艱難地奪獲這種島嶼一千個，才能打倒東京，那末我們會生恐怕沒有擊潰日本的希望吧？」他們當時還沒有知道這問題的答案，因為那事以後不幾個月，在太平洋上展開的戰爭，是前此從來沒有過的。

★……………
到東京去的路上，經過一夜猛烈的轟炸後，漢德森機場佈滿了被毀的野貓式機殘骸。杜拉吉島附近的「鉄底灣」亦滿佈着被毀被沉的美國艦隻外殼，全條路程上，在所羅門羣島，在新幾內亞，塔拉瓦島，塞班島，全是英勇與敵人搏戰的美國海軍戰隊和美國步兵用頭顱熱血所鋪成的道路，為美國爭得一尺一寸的據點。他們所對付的敵人，是常常拼死抵抗的，他們在蹲伏或遊行作

戰的熱帶森林或珊瑚環礁中，老是想到了「離日本還有多少哩」這個問題。但無論如何，這許多次艱苦的戰役，已把到東京去的遠距離，縮短許多。

很少人可以有權威地論斷太平洋戰爭比歐洲戰場上的戰爭艱難得多，或相反地說歐洲戰爭比太平洋戰爭艱難得多。因為誰都知道，是兩個戰場上進行着的乃是兩個性質和規模完全不同的戰爭。當我們的部隊正猛攻非洲和歐洲的海岸時，一個軍團，或者再多一兩師人，亦正堅密地防守着太平洋戰場上的各陣地。在太平洋上所打的仗，乃是一種很親切的，需要人們親自去打的仗。

十分之九，在我們無定形而大規模的歐洲戰爭中找不出同樣的活動。這亦是一場充滿了極度憎惡敵人情緒的戰爭。敵人皆信突襲珍珠港，已令我們憤怒之至，覺得日寇和我們已抓破了臉。後來屢有日本傷兵故意身藏手榴彈，致使救護他們的美國空軍和他們自己同歸於盡，又有日本戰俘施用狡計餌誘俘獲他們的美軍踏入埋伏：這些事情又加深了我們這種痛恨敵人的心理。日寇將美國和盟空軍斬首，這慘無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事件經已由各方消息證實，而日方亦公開承認了我們中間與一個人都會永遠記得這事。我們心中對於敵人的極度憎恨，使那些會在太平洋戰場上歷經戰陣的美國健兒永久抱有一種無情的決心。

當戰爭進行到第二第三階段時，我們步兵對於敵人的憎恨漸因武器效率與作戰技巧之進步，而有了洩恨的機會。沒有人不承認，每一個日本士兵都是一個優異的工匠，無論在挖掘戰壕或偽裝自己，或忍耐極度勞苦，均能表出軍人堅苦卓絕的精神，但美軍的軍隊現在亦已學會在叢林中和生活和作戰的藝術，能在樹樁堡壘中和避彈或休息用的巖洞，迅速行動無情地襲擊小羣敵兵以熾盛的火力。他們從一開頭就以事實告訴日寇，雖利用黑夜作「萬歲」衝鋒，亦打不過我們留神的防禦和準確的射擊。

我們指出敵人撤退得這麼快，撤退得這麼遠，乃是由於美國的海空軍在素質上比，敵人優越得多——這一事實並不就減低了我們的大兵不如敵人。在作戰初期這種素質上的差別所表現的，只是我們的機羣和艦隊常能以少數勝敵人之多數——如在中途島和瓜達康納爾島——我們老是使敵人的艦隊和機羣蒙受重大損失，我們損失了幾艘航空母艦，但日寇所損失的航空母艦艘數更多。我們損失了不多幾艘巡洋艦和潛艇驅逐艦，可是日本帝國海軍竟損失了這船艦幾十艘之多，決定一切，轉敗為勝的乃是作戰者的素質優越，機器的優越尤在其次。

自從一九四四年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以攻奪布肯維爾島和塔拉瓦島開始發動攻勢後我們的海空軍便從對敵人消耗戰時期一進而為支助我們隊伍從一個島進到另一個島的強大有力的武器。現在占劣勢的是日寇了，他們不僅在素質上不如我們，即在數量上，亦不能再與我們頡頏。龐大的美國航空母艦隊在太平洋海面任意遊行，把日寇的基地一個個炸毀，以海空軍力量封鎖其一部份，以準備登陸其他各基地——如瓜加林島，安尼威吐克島，基羅島，關島，荷蘭蒂亞，雷伊泰島，琉璜島等。

去年與今年，太平洋艦隊，尤其是密契爾中將所率領的著名航空母艦特種混合艦隊，使用人類所造成的最有力量量的海戰，武器建立了不朽勳業。在太平洋的海面上，我們建立了一個關於海上霸權的新觀念，這觀念就是「航空母艦中心論」。戰鬥艦雖未因新的發展而成為完全不合時宜，但是航空母艦比較，已成爲次要了，特種混合艦隊的戰果昭示我們，只要從航空母艦起飛的機羣相當強大，就能够從敵人手中把制空權奪過來。

由一九四四年二月開始，空襲土魯克羣島和塞班島以後，美國航空母艦特種混合部隊因爲向東京本身推進，不知行駛幾十萬哩。它暗地走近那不留心的敵人，忽然有一天，這些活動的機場派出上千架的飛機，突然向敵人打擊，使敵人的機場失去活動能力，炸沉他們的船艦，摧毀他們

的防禦工事，砲臺，大炮，和戰鬥機密切合作着，對付那些想打擊我們的日本飛機。我們的船隻有時受傷，甚至沉沒，但行航迅速的航空母艦，這種混合艦隊依然無恙，照常向敵人本土邁進。

太平洋戰爭包括一大連串的登陸行動。登陸次數前後大小不下二十次。作戰初期，登陸瓜達康納爾和新喬治亞的規模與方法，現在看來，似乎有點太幼稚了。最近在呂宋島和大琉球島的登陸，那是何等聲勢浩大，先把幾萬門大炮擺放射到敵人工事上，無數兩棲性的車輛靠着指定時刻，潮湧般開上灘頭陣地，科學方法裝妥的作戰供應品亦源源達灘頭之上，事前的籌備是多麼充足。

倘若我們把飛機稱為太平洋作戰之步兵的強壯右手，那末，開路機便可以說是他肌肉發展的左手。有一位大兵對記者說：「將來有一天，總會有人替開路機建像紀念的。屆時我必到場，向它獻花致敬。」

開路機雖是一個外觀不揚的機器，但它可以代表美國在此次作戰中所表現的苦幹和熟練精神。他會為我們在叢莽中鑿出機場和道路來。他把島嶼上的沙坑轉變作布置井然的空军基地，日本人用手工和簡陋的工具，經年累月工作，方能築成一條低平的飛機跑道，但開路機到了一個地方，祇需一星期的工作，四個發動機的大飛機便能够在那片荒野中着陸和起飛了。

陸軍工程隊和海軍工程隊屢次在戰爭正進行中把他們心愛的開路機帶到作戰地帶去。有一個故事說，某海軍工程隊員，於美軍登陸金銀島的第一天，攜着他的開路機登岸工作，有一個日本兵架起機關槍不斷對他掃射，他勃然大怒，將開路機直駛過去，就把敵人連人帶機埋在泥土中了，布萊奇維爾島，瓜達康納爾島，和塞班島上，美國海軍工程隊和陸軍工程隊全是肩着敵人的炮火趕築或修繕飛機跑道。

太平洋戰爭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從瓜達康納爾島推進到大琉球島，起先進攻甚慢，後來則快得驚人，通常的序序：第一步是由航空母艦隊的飛機羣山發開路，第二步是由陸戰隊登陸奪取據點，第三步由開路機建築一個新的基地，準備下一次的前進。近幾個月之內，這個方式又得到新來參加的超級空中堡壘的補充，專司把日寇本土工業炸毀，使敵人的作戰物資的來源更為短絀。

在這種戰爭方式中，生命好像甚為虛幻。在搏鬥中，我們面前的敵人是瘋狂的，他似乎驕頑不顧，連一個要藉自殺而炸毀美國船艦的飛機，亦很難令人信以為真，因為它俯衝時，是照一條直線，直往下降，不再向上拉的。

黑夜給予敵人一個施用狡猾——如各種聲音，呼喚姓名，手榴彈——的機會。一個狙擊者常匿伏在路旁的林莽中最密處開槍，惟有當美國軍手向一棵樹射擊，敵人從樹間跌下地向時，我們才知道那個狙擊的鎗彈來自何所。每每在戰事停止已久，勝和早已歸我後，日寇的殘餘還集合在巖洞裏。機關槍堡壘中，頑抗不降，而終於手榴彈把自己炸成無數的片段。

在「後方」生活中，亦有許多事情好像不是真的，人們住在很小的島嶼上，五分鐘就可以從一個盡頭步行到另一個盡頭。他們每天在灼人的烈日之下工作着，他們上之八九是經年累月未見過白種婦女了。在晚間，他們或寫信，或閱讀一本舊的雜誌或破書，有時亦談及自己的愛妻和情人的最後，合眼睡覺了，於是單調的另一天過去了。說不盡，這事會使許多人戰後不再對「太平洋上的瑰奇島嶼發生好感。在役士兵的大半均大聲立誓說他們此生不願再看見一個太平洋上的島嶼。

我們必須在這個人的程式中，估計現在太平洋作戰的美國青年——我們的下一代。一九四二年美國健兒開始在遙遠的瓜達康納爾島和新幾內亞浴血奮戰時，他們剛剛在大學或中學畢業，現在他們已加入軍中，讓許多服役期滿的大兵退役回國了。你在那些前綫地方仍會遇見少數的「老資格」，但其餘已回到美國了。同時，你在杜拉吉島，布納，塔拉瓦，和太平洋上許多別個地方的戰場上，可以見到許多白色的十字架，這全代表那些在戰爭中殉國的美國青年。

在那些參加早期作戰而現時仍留在前方的人們看來，一九四五年的戰爭已不復具有一九四二年戰爭的拚命狠鬥的成分了。某後備海軍軍官對我說：「這場戰爭已漸失去其吸引非武裝人民興趣的動人之處，我們現在的武裝配備較前精良得多，我們的實力亦非常雄厚。因此，我們善戰到何處去就到何處去。在從前，這場戰爭，在我看來，是一樁很有興趣和很動人的活動，我們當時很注意我軍的每一次進展，但總是看見美國是處在一個很棘手而毫無辦法的狀態中。」

(五月二十日紐約時報雜誌)



朝鮮的海空

★紐約前鋒論壇記者特嘉畢

記者於六月十日隨美國海軍偵察轟炸機出發去轟炸朝鮮海峽，目擊它們低飛襲擊三艘日本貨船使之着火。這樣的空襲使得敵人的船隻現在很少敢在白天裏開往日本了。

今晨麥克納蒂中尉，和詹森中尉駕着兩架剗掠式偵察轟炸機，到朝鮮海峽上空盤旋了一小時多，轟炸並掃射了日本和亞洲大陸間重要航綫上的小貨船。

從麥克納蒂那架飛

「如果裝的是汽油，那麼你可以看見一次很精彩的爆炸」。

我們於是開始襲擊那帆船，飛機頭部的機關槍手佛勒爾和前部槍塔的機關槍手羅思，從一千碼的高度開槍射擊，五十厘的燃燒彈在距離帆船十碼的地方投下，水中激起許多浪花，跟着又向它的木頭甲板放了许多槍。

我們看見船上扇形拱附近小房艙裏忽然跑出一個人來，撲通跳進水中去，我們每個人都大笑不已。

我們的飛機又降到距離它只有一百英尺的低空，投下一顆炸彈。麥克納蒂在投彈後，突然將機頭翹起，以便我們能保持充分的距離和高度，因而逃躲炸彈爆發時的影響。在空盤旋時我們看見炸彈沒有命中，但是我們的掃射把甲板上所有的木桶都損壞了，竟不會引起燃燒。

麥克納蒂說「這一次我要叫那個傢伙冒煙」，他於是又去轟炸，目的是甲板上船尾部分的小房艙，他把飛機慢慢地飛攏，至少有十二顆炸彈命中了目標，在我們飛過上空時，便看見那房艙裏面出橘色一般的煙。

麥克納蒂的副駕駛員林曼高呼道，「那船完蛋了」。

當我們趕到詹森附近，他的那架飛機已經襲擊了第二艘貨船，它尾部機關槍手剛巧在船中心命中了一顆炸彈，船已經在冒煙了，我們飛得離船的左舷很近，可以分辨出它上面有一個膏藥紅日標記，繼而又在上空翻下，和船的右舷平行，甲板上空無一物，不會放下任何小艇，也沒有任何日本人洩力，船員顯然都藏在

飛機的機頭裏出去，可以見到敵貨船三艘，在我機低飛到船桅那麼高而加以掃射時，都已着火了。當我們飛回琉球本島時，被敵機投下三個磷質炸彈，在詹森的飛機附近爆炸了。

飛機離琉球本島四小時後，我們首先看見朝鮮超絕高高的地岬，我們已經中國的東海的飛行了五百英里，沒有見到一艘艦艇，在距離長崎和佐世保兩大海軍基地只有八十英哩之地的海上還是空無一物。

十天前，海軍偵察轟炸機開始出襲朝鮮海面時，情形迥不相同。當時我們發現了幾十艘日本貨船，運輸輪，和油船，竟絕無軍艦的掩護。我們的出襲完全出乎敵人的意料之外，所以有些船下沉時砲衣還沒有脫開。

海軍偵察轟炸機沿朝鮮東岸向北一帶飛行，這件事實的重要性太顯明了，無須贅述。

今天我所見到的不過是封鎖的開始。朝鮮海峽和日本海的空中封鎖，要到幾個月後才能真正生效。斷絕本州與朝鮮和東三省間的交通。敵方現已認為日本與朝鮮間一百二十五英哩的水道十分危險，所以只有極少的船隻敢在白晝渡過，日本貨船只好藏在朝鮮沿海無數的灣又中，以待夜渡。或從西伯利亞附近津清等港埠，取道北面的航綫渡過日本海。

在朝鮮海峽中東南海岸，麥克納蒂發現了三艘小貨船，其中只有一艘有裝甲排水量，沒有一艘超過七十噸。最初這些貨船像死一般地停在風平浪靜的海上，但當我機在上空盤旋時，它們却開始以薄弱的力量企圖逃脫。在它甲板上盡堆着些木桶，麥克納蒂高聲喊叫着說，